

伍

讀史日鈔
兩漢解疑
兩晉解疑

慈谿黃震東發編輯

史記

五帝紀

遷之紀五帝。自謂擇言之尤。殺蚩尤與以雲紀之用舍矣。然黃帝殺蚩尤與以雲紀官纔一二事。若封禪事已不經。至頌虞事雖頗詳。皆不謂爲小事。可考。唐虞事雖頗詳。皆不過二典所已載。然則孔子定書斷自七

夏紀

夏紀多隱括禹謨禹貢之書。少直以世次相承。若守以殺雲。禹帝相少康。直以世次相承。若守文無事者。意者少康之事。遷以黃子孫。舜去帝七世而禹反四世。又舜帝族也。而側偏

殷紀

殷紀亦依仿書爲之。具載興衰相承者數四。未嘗不本於賢者之用舍。而武王取亡之事尤詳。真可爲萬世戒。惟湯詰與書本文無一語類。及監庚詰民三篇。謂爲小辛世殷衰百姓思盤庚而後作。難考耳。

國紀

公劉遷幽據紀謂其子慶之。載武王伐紂事其跡頗夥。所謂湯既勝夏諸侯必服乃踐天子位難易輕重不似矣。祭公謀父諫穆王征大戎書甚悉。尚良夫諫厲王好利召穆公諫監謗皆盡言無隱。三代之直猶有存者歟。宣王爲太子時流彘之難。穆公匿之家以子代其死。忠勞難於丙吉之護宣帝矣。幽王溺褒姒周之存亡遂決。東遷以後無復足云。

秦紀

愚觀秦事不忍言矣。然穆公以善用人而始興。二世以信讒誤而遂亡。雖以無道劫天下而國之興亡係乎人。亦斷斷乎不可易也。太史公援賈誼言責子要不能守全秦。余始讀之疑焉。及觀班固永平之對果關其爲誤。然固謂始皇得聖人之威。恐亦身不免於誤耳。始皇果得聖人之威。則何全秦之難守哉。

項羽紀 再見漢抄

遷以羽嘗宰制天下而紀之秦漢之間。疑已過矣。然既君之而又字之抑揚之義豈有在歟。世謂羽與漢爭天下非也。羽曷嘗有爭天下之志哉。羽見秦滅諸侯而兼有之。故欲滅秦而復立諸侯如曩時而身爲盟主。故既分王即都彭城。既和漢即東歸。羽皆以爲按甲休兵爲天下盟主之時。不知漢之心不盡得天下不止也。身死東城。不過欲以善戰白於世。略無功業不就之態。而漢之心羽終其身不知。羽曷嘗有爭天下之志哉。世罪項羽不用范增而謂增人傑。豈人傑也哉。增勸項氏第一事。惟立楚懷王孫心。冒懷王舊號稱懷王耳。然不知此項之

所以滅也。陳涉當秦方全盛。草不驚時。以戾戾忘命。一時倉皇舉事。慮無以號令人心。謂秦欺懷王而滅之。人心所共不平。故不得已託楚自名。若梁籍時豪傑已崛起。要惟有通者是從。萬民爭起而拯其命。要惟不嗜殺者是歸。豈必楚也哉。而乃舉牧羊之豎。繆謂已死可悲之主。設虛偽以愚天下。不惟天下不待此而後從項。而項氏之滅反由此始矣。何則。項世楚將也。懷王立則項當終其身爲馳驅。增謂梁與羽能堪之否乎。必不能堪。則將置懷王何地乎。利於今而不便於後。智者又將徐審而不敢爲。况於今本無賴而於後無以處者乎。使增當是時。稍知仁義之說。隨宜正抹。以殺項。或嗜殺之勢。則一時畏懼已服之心。必將轉而爲悅服之心。豪傑必不以次引去。何以置楚爲。今乃不然。無故以弁髦視楚心。而無故遺項氏以弑逆之機。使高帝定三秦。則曰如懷王之約。三秦既定。東嚮百戰爭天下。以至垓下之圍。則皆曰爲義帝復讐。漢之滅項。終始以懷王爲說。是增之僞立懷王者。不足爲楚也。適足爲漢地。蓋懷王立則羽不能弑逆。羽弑逆則羽不容不滅。自增此誤。雖有智者不能爲羽計矣。至若明知天命在漢。而猶日夜勸羽殺漢王。則尤愚夫婦人之見。尚足與之圖大事乎。且增始終項王之側。不聞直諫。而項王嘗達之。羽欲坑外黃。因十三歲兒一語即止。羽豈不可諫者。增不諫嗜殺而反勸之殺。增外黃小兒不若。而謂增人傑可乎。然世謂增人傑者。蓋由高帝自謂能用三傑。而謂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故因亦以人傑歸增。愚謂高帝此言。特指鴻門逃虎口一事。增豈人傑也哉。湯武身致大業。自餘小小成立。未有不由己出而可受成於人者。身不能有爲而他人借之以

立名。身之見殺必矣。嬰母之止嬰。豈獨以世未嘗貴以非出於嬰之身致也。楚懷之孫曰心者。一旦安受義帝之名。曾婦人之見不若。遣沛公入關以諸老將之言而得之。捐宋義為卿子冠軍。以高陵君顯之言而失之。隨聲遷就。何足論懷王賢否。

高祖紀

高祖初以寬大得遣入關。然攻戰始猶齟齬。自宛之舍人陳恢說以約降不殺。遂引兵而西。無不下者。及遷定三秦。已如懷王約。無辭可以復東。用董公仁義說為義帝發喪復讎。卒併天下。

呂后紀

惠帝立七年。名惠帝子者踐阼。復二人。史遷皆係之呂后。意者示女后專制之變也。然呂氏盡殺高帝子孫在內者。欲奪天下而歸之呂。大逆無道。漢之賊也。豈止專制而已。而可紀之哉。遷為漢臣子。特微辭見意爾。呂后欲王諸呂。王陵力爭。可謂社稷臣矣。平勃阿意王之。勃雖卒。誅諸呂。安劉氏。然已功不贖罪。若平又何以贖之。而反受賞邑三千戶。金二十斤耶。平平生教帝詐無益成敗之數。天下既定。誤帝偽遊。叛者九起。卒死於兵。今復負帝於身後如此。平真漢之罪人哉。留侯子張辟疆年十五。揣知呂后意。勸丞相拜諸呂將南北軍。入宮居中用事。雖曰早慧。實留侯不肖子。使非漢方興未艾。賣漢天下者爾。漢氏已絕而復續。分王子弟力也。不然。而盡聚之京師。殲於呂氏婦人之手。無噍類矣。呂后殺其子孫而欲帝母家。使母家無少長皆斬而身亦死於崇禍。史遷備著之。為萬世女后戒。

文帝紀景帝紀武帝紀

文紀所載皆恭儉愛民之事。一制詔必具。以其皆由惻怛之言也。景帝紀特載其政事之常災異之變。而制詔不錄之矣。至武帝則始終備具。著方士之欺謾。他不及焉。文帝遺詔短喪。議禮者譏焉。然觀文帝惻怛爲民。惟恐妨之。至死彌篤。在帝不失其爲厚。爲景帝者所宜如禮。不可苟徇其言。自流於薄爾。後世不以爲譏。而反譏文帝何哉。

封禪書

封禪之書起於求神仙狂侈之心。遷作封禪書。反覆纖悉。皆以著求神仙之妄善矣。而猶牽合郊祀。巡狩。古帝王行事之常。以證封禪何耶。方士之說。惟以黃帝乘龍上天爲誇。武帝巡行親至黃帝冢而祭之。方士尚何辭而從者。復遁其說爲葬衣冠。主暗臣諛。一至此甚。悲夫。若衣冠不必葬。葬衣冠無此理。則論衡當有辨。

河渠書

河決瓠子。而南田蚡食邑。酈居河北。利之進說。其君不復事塞者二十年。其後天子親臨。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之。而水復舊迹。無後災。近臣之蔽君與君臣之率作興事。成敗之相反。類如此。豈獨水利哉。

平準書

平準者。桑弘羊籠天下貨。官自爲高。賈買賣於京師之名也。蓋漢更文景恭儉。至武帝初公私

之富極矣。自開西南夷滅朝鮮至置初郡。自設謀馬邑挑匈奴至大將軍驃騎將軍連年出塞。大農耗竭猶不足以奉戰士。乃賣爵乃更錢幣乃算舟車。而事益煩財益屈。宜天下無可枝梧之術矣。未幾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行天下鹽鐵。楊可告緡徧天下。得民財物以億計。而縣官之用反以饒。而宮室之脩於是日麗。鑿無為有。達君之惡。小人之術何怪也。然漢自是連兵三歲。費皆仰給大農。宜無復可繼之術矣。又未幾桑弘羊領大農置平準。於是天子北至朔方。南至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用帛百餘萬疋。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又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皆滿。而邊餘穀其始愈取而愈不足於用。及今愈用而反愈有餘。小人之術展轉無窮。又何怪之甚也。嗚呼。武帝五十年閒。因兵革而財用耗。因財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為鼎。生民無所措手足。迨至末年平準之置。則海內蕭然。戶口減半。陰奪於民之禍於斯為極。遷備者始終相因之變。特以平準名書而終之曰烹弘羊。天乃雨。嗚呼。旨哉。

吳太伯世家

太伯逃吳。弟仲雍繼立。十九世至壽夢。始大通中國。幼子季札賢。欲立之不可。長諸樊立。讓之又不可以。次傳餘祭。餘昧必欲致國。季札終不可。餘昧之子僚乃立。諸樊子闔廬以其非當立也。弑僚自立。而吳之禍始萌。其後闔廬與越戰死。其子夫差報越。越又報之。卒滅吳。皆始於札之終讓也。嗚呼。太伯以三讓而周興。季札以三讓而吳亡。讓一也可與權之美亦難哉。伍子胥以父見誅於楚而奔吳。知闔廬之將弑僚也。進專諸成其事。以俟闔廬得政。既乃自滅其宗。

國之楚而鞭所事平王之尸。是既弑吳之君復弑楚之君。於身後報父之讎者如是乎。天下豈有無君而有父者哉。古人不共戴天之義。恐非所施於天之君父也。且胥所當怨者。費無忌也。然楚誅之矣。夫何甚。越敗吳於槜李。今嘉興也。吳敗越於夫椒。今太湖中椒山也。皆云越地。然則越之境至浙水以西歟。

齊世家

太公之始封。成公之霸諸侯。天下莫強焉。田氏卒奪而有之。悲夫。慶封在行。之禍。晏子仰天不肯盟。可謂疾風勁草者矣。齊太史書崔杼弑莊公。兄死弟繼者三。至今凜凜生氣。猶足以寒亂臣賊子之膽。

魯世家

史載閔公作鴆。鴆於東土。既定已作嘉禾。之後載成王泣反周公事。以謂人或諧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楠。蚤禱成王。疾病之策而然。且謂啟金縢書。又周公卒後之事。皆與詩書不合。魯弊於三桓。三桓皆桓公子莊公弟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無嗣。欲立庶子般。叔牙欲立慶父。季友鴆叔牙而立班。慶父殺班立閔公。既又弑之。季友殺慶父立僖公。而輔之。故三桓季氏尤強。文公薨。襄仲又殺適。惠及立庶。僖是為宣公。魯君由此失國。政慝文至襄而三桓分魯為三軍。昭公見逐。卒於乾侯。孔子相定公。嘗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及季桓子受魯女樂。孔子去魯。其後哀公立。復見逐。悼公而後益卑。九世至頃公卒。為楚所滅。季文子

相三君宣成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宮子謂其廉忠然私室日強公室日卑自若也愚謂行父能自毀城郭去甲兵退安臣子之分如孔子之所以謀魯則身為卿相雖妾衣帛馬食粟亦害也洙泗之間斷斷相讓夫子嘆魯道之衰蓋非安行自然之俗則人心滿矣

燕世家

文王易王之世蘇秦謀燕蘇代謀子噲讓國子之而燕亂昭王用樂毅中興艱難極矣惠王忘賢不念厥昭王喜方自故不暇反用栗腹敗趙以自敗其從豈必丹軻之謀而後燕滅哉

管蔡世家

管叔誅死無後蔡叔之子仲牟德改行而復封且為周卿士然其子孫微甚哀侯不敬息夫人而死於楚終侯嫁已嫁齊威之女弟而虜於齊靈侯弑君自立而滅於楚國不競亦淩矣猶未甚害也昭侯耀美表於楚取禍子常自是讎楚而附吳遣於州來臣下不附閱四世楚滅之矣曹叔鐸之後共公成公虜於晉悼公困於宋隱靖平公更弑迎立已無以為國矣伯陽復好獵用公孫疆皆晉於宋而宋滅之使國人之夢遂符叔鐸無所致力於冥冥中矣悲夫

陳杞世家

陳舜後也國微甚然敬神奔齊子孫卒代齊有國強於天下果符周太史之占而晉太史趙亦謂甚盛德之後必有世祀豈不異哉近世宋文公則謂太史之占陳氏子孫微為之辭以欺世蓋符命之類也杞微小不足稱述史遺以禹之後特錄之又言楚惠王滅杞而越王句踐興

焉蓋越亦禹之苗裔

衛康叔世家

衛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八稱後元年。出公亡在外四年復入亦稱後元年。漢文之稱後元其殆昉於此歟。衛君多亂。文公處國家覆亡之後。獨能輕賦平罪。身勞與百姓同苦。卒以治稱。一國以一人興。信矣。初靈公之生。其母夢其為康叔。秦置東郡。徙衛野王縣。二世始廢君。角為庶人。而衛祀絕。然則衛雖微。其亡獨後於諸國。且子孫保首領。愈於幾辱者多矣。

宋世家

世家之首併叙三仁。明微子歸周之本心者善矣。宣公舍子與夷而立弟穆公。穆公不敢忘德。將死復立與夷為殤公。殤公立十年。十一戰而宋始亂。是穆賢而殤不肖甚明。宣之讓賢也。甚公。亂不始於宣之讓也。史譏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春秋之世。無寧國豈皆讓使之然歟。其後襄公讓弟目夷不果。襄公卒以不用目夷之言而敗。向使目夷為之君。宋未可量也。讓豈階亂之舉哉。當是時人君溺私愛廢嫡立庶。或以弟弑兄而攘其國。子孫干戈相尋者總總也。史不之譏而譏宋宣之謀何也。且襄公初欲讓國目夷不果。則相之知其賢於己也。而卒不用。知賢而不能用。襄蓋妄人耳。史反多其禮讓又何歟。樊惑守心。景公愛之。司星子韋勸其移於相不可。移於民不可。移於歲又不可。子韋稱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樊惑宜有動。侯之果從三度感應之機。何連耶。王充論衡嘗斥其妄。殆正論也。太史公稱襄公脩仁行

義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謂韓詩商頌亦美襄公。殆有據之
言歟。然與今詩序不合。而詩序作於衛宏在太史公後。蓋毛韓之傳不同爾。史載宋昭公四
年敗長翟緣斯於長邱。而魯世家稱當宋武公之世。武公實為昭公之祖。是史自為矛盾也。
今考魯世家文公十一年獲長翟喬如。追載宋武獲長翟緣斯之事。緣斯者喬如之祖也。宋
昭公之四年正當魯文公之十一年。是獲喬如之歲非獲緣斯之歲也。緣斯於喬如為祖。則獲
緣斯者為宋武公非宋昭公也。二事參考。則魯世家所載。是宋世家所載非是也。注者以為
未詳。或者世次尚差。當缺疑歟。長翟之國名鄭瞞。喬如敗於魯。勢如敗於晉。榮如敗於齊。簡如
敗於衛。鄭瞞於是遂亡。其敗於齊當惠公二年。殺梁穀長翟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
載云。

晉世家

穆侯名太子曰仇少子曰成師。仇為文侯。傳子昭侯。封成師於曲沃。沃強大。亂晉六世而卒。併
之為武公。生獻公。嬖驪姬。復亂三世。而文公入晉。始霸。襄公有殺之師。靈公無道。趙氏弑之。歷
成至景。作六卿。厲公見弑。悼公復興。昭公以後。政歸六卿矣。晉文侯當周東遷有功。平王錫
文侯有文侯之命。此一時也。其後晉文公入周。襄王及獻楚俘。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
大路弓矢鉅鬯。此又一時也。史遷乃取文侯命屬之文公之下。義和者文侯字也。注者又云能
以義和戒諸侯。誤益誤矣。漢時恐此黃池之會。吳晉爭長。而史於吳世家曰長晉。於晉世家

曰長吳自相矛盾未知孰是

曰長世亦長吳

獻公嬖驪姬殺適立庶而荀息乃以身殉之長君之惡

以成其亂陷奚齊車于死地皆息之罪也史乃許息不負其言息固不負其言矣如負國何夫等死耳使息能以死諫君豈不忠其偉歟悼公十四歲得國一旦轉危為安功業赫然漢昭帝流亞也太史公例言悼公以後日衰語焉不詳悼公稱屈九原矣

楚世家

楚之先出自顓頊有鬻熊者事周文王成王封其後熊繹於楚至熊通自稱武王子文王自丹陽徙都郢國始強傳成王益強子商臣弑之高臣自立為穆王及莊王立淫樂三年不聽政且曰諫者死伍舉蘇從冒死以諫幡然而改凜凜如太阿出匣所嚮莫敵而能折節服義嘗問鼎以王孫滿之對而歸當縣陳以申叔時之言而復之鄭伯袒以迎則退師華元告以情則釋宋較之荆楚諸君此善於彼多矣其王敗於晉射中目康王沒公子圍弑郢敖自立曰靈王盟諸侯囚慶封就章華臺而國人怨叛卒餓死申亥之家平王以詐弑兩王竟續楚祀而乃信費無忌之讒亡太子殺伍奢昭王之世奢子胥挾吳入郢鞭尸以報國幾亡自是吳日侵徙都郢至惠王而太子建之子白公勝復為亂賴葉公國再安然是時吳為越所滅楚燕廣地至泗上歷五世至威王滅越地益廣矣懷王乃甘受張儀之欺而死於秦五傳至負芻秦卒滅之靈王之族慶封也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其王庶子圍弑其兄之子員而代之立軍人粲然皆笑嗚呼君子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可不謹歟

趙世家

向踐勤苦踰二十年。一旦沼吳。以雪會稽之恥。其志何如哉。范蠡功成身退。從齊徙楚。復皆顯名於天下。材識卓卓乎。春秋戰國之上矣。向使不以致產自見。而退逸山林。豈不誠有道之士耶。

鄭世家

鄭小國。介於晉楚。服晉則楚伐。服楚則晉伐。至簡公世。兩親晉楚。及子產為卿。國安靜者數十年。賢之有益於人國如此。夫此鄭人哭其死。如親戚。而孔子亦泣其為古之遺愛也。

趙世家

蜚廉二子長曰惡來。其後為秦。次曰季勝。其後為趙。造父封趙城。始得氏。叔帶當幽王時去周。如晉。風事獻公。襄事文公。有事靈公。至景公世。趙朔益專。晉滅趙氏孤兒。趙武後復為正卿。生趙簡子。滅危中行氏。子無恤為襄子。平代地。滅智伯。趙視韓魏最強。六世至武靈王。變胡服。滅中山。樓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欲南襲秦。強於天下。乃愛吳娃。立其子何。長子章作亂。餓死沙丘。自是無能君。當孝成王時。秦伐魏。上黨。趙受上黨。守馮亭。之獻。故有長平之禍。趙可拒敵者。惟頗牧耳。樂乘用而頗亡。郭開讒而牧誅。趙實自趣其滅。於秦何尤。史載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匿公宮。生武公。孫杵臼與程嬰以死保脫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而在傳稱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

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是無程嬰杵臼之事也。未知孰是。然恐青於公宮者近之。若謂接及公宮何甚耶。烈侯好音。欲賜歌者田各萬畝。得牛畜荀欣徐越三子而止歌者田。然則中主益有常好。而賢者之能變化人主氣質功亦大矣。顧恐戰國之言多誇爾。左師觸警之說。太后憚入長安。若質於齊。其幾諫之類歟。簡子夢至帝所。襄子得霍太山朱書。將與之禎祥也。孝成王夢乘龍上而墜。將亡之妖孽也。恐鄰於怪耳。

魏世家

畢萬本周同姓。事晉獻公。封魏。魏武子從重耳反國。絳事悼公。九合諸侯。戎狄以和。獻子身為國政。桓子共。臧智伯。文侯尊賢重士。得譽諸侯。秦不敢加兵。武侯之世。國尚強。惠王好戰而國危。子孫日弊於強秦。賴公子無忌合從五國。國粗立。然不能盡用其說。無忌卒。國不支。以至於亡。

韓世家

韓亦姬姓。本無大功於晉。厥以鞍之役。勝齊。得預六卿。子孫無聞人。惟昭侯相申。不害國以治。諸侯不侵伐。不害死。秦拔宜陽。旱作高門。功業不終。其後日弊於秦矣。

田敬仲世家

陳佗之子完奔齊。為田氏。田乞及常皆以大斗予小斗。收愚齊民以結其心。再世弑逆。專國政。而陰奪之。蓋不待田和遷康公自立。而太公之齊已為田氏有久矣。然威王烹阿封即墨。國治強於天下。湣王驕卒破於燕。亦伐宋侵楚。侵三晉。泗上諸侯稱臣。襄王破燕復齊。王建四十餘

年不受兵。五國既滅。秦方一旦談笑而取之。考論始終戰國諸君。其強皆無齊比。彼以區區智
數。攘竊人國。而子孫之盛。若此。豈有焉。盛德之後。宜然耶。周太史之占。齊懿仲之卜。豈或
有之耶。抑人衆而勝天。壽耶。

孔子世家

史記世家為有社稷。人民者作也。孔子布衣。史遷以附諸侯王之後。且贊之曰。天下君王至於
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歿則已焉。孔子布衣。至今學者宗之。其意尤抑彼而揚此。嗚呼。吾夫子天
而人者也。能模寫其盛者。惟子思中庸數語及本朝伊洛考亭諸儒。若史遷之贊。蓋世俗之
見。猶唐人尊以王爵爾。豈知夫子者哉。然漢世重道家學而輕儒。遷之家庭授受。本亦知有道
家耳。而猶知尊慕之若此。此孔子之所以為大歟。世家載孟釐子期夫子為達者。而述其先世
正考父之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侮。饁於是。粥於是。以餬
余口。又載老子送夫子之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之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
發人之惡者也。嗚呼。然則士君子之涉世當如何。其自畏耶。

陳勝世家

再見漢抄

勝自王六月而亡。然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

外戚世家

史於呂氏譏以非天命。孰能當之。於薄氏稱仁善。於竇氏稱退讓。至王信好酒田蚡勝王后異

貪污則武帝母王太后之戚。衛青號大將軍霍去病衛后姊子號驃騎將軍則武帝妃衛皇后之戚。勸戒昭然。而外戚之斂肆亦係於時君矣。衛青本平陽公主家使令者。青一旦富貴振天下。卒尚公主。然謂非公主失身不可也。為武帝生子者其母無不譴死。褚先生贊其為聖賢事。雖曰有感之言。亦豈人情也哉。

楚元王世家 再見漢抄

楚王戊趙王遂皆以不用諫諍反誅。漢復立劉禮王楚元王祀趙。以竇太后不許絕。

荆燕世家

漢分王同姓。惟荆王賈以功封。其後擊黥布死。田生以畫干營陵侯劉澤。澤予生二百金。生歸齊。明年澤使人謂生曰。弗與矣。生乃如長安。不見澤。而以計謁高后之所幸張子卿。使王諸呂以張本。而王劉澤於燕。然則田生所干劉澤之畫。即明年所施於張子卿之計。曰弗與云者。弗與我施行所畫促之之辭爾。澤劉氏也。而王諸呂。乃出其計其罪大矣。故太史公之贊曰。劉澤之王權激呂氏。而釋之者弗察。謂畫為工畫。謂與為黨與。夫於干劉澤不言其所畫。而於干張子卿言之。文法之相為先後如此。而釋之者弗能察。故夫史遷之文深遠矣。

齊悼王世家

高帝長庶男劉肥封齊。朱虛侯章誅諸呂者。其次子齊最大。其後分七國云。吳楚反時。齊路中大夫既許三國而終達漢天子命。俾齊堅守與解揚之事同。主父偃求徐甲欲入其女齊。

後宮不遂則讒齊王殺之亦卒以此坐誅。僞真小人哉。

蕭相國世家何

高帝起布衣得天下。非有分義素服人心。故所與同起者。帝無不疑之。至如關中天下根本。何每留守而帝目將。帝所任者莫如何。所疑者亦莫如何也。方帝距秦索閒。非用鮑生計遣子孫詣軍。何幾族。及自將邯鄲。非用召平計悉家財佐軍。何幾族。其後自將擊黥布。非用說客計多買田宅自污。何又幾族。然則何雖相。帝定天下。嘗懷殺死之不暇。縱何非刀筆吏。又何暇經綸之事乎。其後為民請苑。稍欲展布。而械繫已及。帝之赦何也。言我不過為桀紂而相國為明相。是正怒其掠主譽以得民心也。嗚呼。其亦異於古人所以推誠共治之道哉。

曹參世家再見漢抄後多類此

參自高帝起兵。無一戰不預。雖非赫赫功。而未嘗以敗聞。天下既平。猶從擊陳豨黥布。蓋參與帝終始。兵閒而不見疑。相齊。齊治。相漢。漢治。參有大過人者矣。而史論戰功。則謂之當信之滅。論治功。則謂其當秦之後。若有抑揚之意焉。愚謂參明哲保身。雖信不能及。而立法易守。法難參。以人豪一遵何約束。除吏皆木訥。而深刻者輒斥去。所以養成漢家寬厚之風。雖何無以尚之。參其可少哉。書稱斷斷兮無他技。參之謂矣。傳稱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參庶幾焉。

留侯世家張良

利啗秦將。旋破峽關。漢以是先入關。勸還霸上。固要項伯。漢以脫鴻門。燒絕棧道。激項攻齊。漢